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六

大明太醫院正文會稽庠生玄臺子馬蒔仲化註證

國子生兄馬松錫馮萬馬蔵馬莃馬旻校

病能論篇第四十六

能音耐禮樂記故不耐無樂其耐作能疑此陰陽二十五人篇首有能字古蓋耐能通用陰陽應象大論云病之形能也蓋言病之形狀耐受故此以病能名篇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脈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

此言診胃脘有癰之脈胃脈則沉細而人迎則甚盛也

蓋胃爲水穀之海其經多氣多血脉見右關本宜洪盛而今反沉細則是胃氣已逆故沉細如此人迎者胃經穴名在結喉兩旁亦有動脉應手其脉見於左寸今右關沉細而人迎甚盛則是熱聚胃口而不行耳按靈樞經脉篇謂人迎大三倍于寸口則胃經爲實即此二脉以驗之而知胃脘之有癰矣

帝曰善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精有所之寄句

此言人有臥而不安者以藏氣傷而精氣耗也蓋五藏爲陰各藏其精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偏向之義則藏傷而

精有未臥不安也，必精有所傷，各在本藏而傷入則臥

斯安矣。藏者，藏也。如肝藏魂、肺藏魄之類。然凡臥有不

安，則人不臥者，血不歸肝，營氣以躁而消亡，衛氣不能

入於陰。此人之所以不能懸，此病也。懸者，絕也。按逆調論第六節有不得臥而息有音者，論後詳。但此曰不安，則是不能安寢也，與彼有異。

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

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偃臥。論在奇恒陰陽中。奇恒陰陽俱古經篇名。經脈別論有陰陽揆度以爲常句，則陰陽信古經篇名。其揆度之義見本篇末節。

此言人之不得偃臥者，以其肺之邪氣盛也。肺氣盛滿，

偃臥則氣促喘奔，故不得偃臥也。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沉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為之病故腎為腰痛之病也不然當作不知

此言腎有浮遲之脈當知其有腰痛之病也概本節大義所謂右脈沉而緊左脈浮而遲者此脈當見于兩尺也春夏脈浮秋冬脈沉此四時之脈也今冬時診之右尺之脈沉而帶緊與冬時相應所謂應四時也左尺之脈遲而兼浮與冬時相反所謂逆四時也遲為腎脈浮

[illegible][illegible]脈左尺浮而遲。當主病在腎。特脈頗關在肺。故腎當腰痛。而肺經則無疾也。何也。足少陰腎經之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者。是肺脈來見於此。蓋以左腎不足而脈不能沉。故得肺脈耳。其實非肺病也。當知其為腰痛之病耳。

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眞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此言有病頸癰者。當同病異治也。頸中有癰者。或以石為鍼治之。或以小鍼治之。或以艾灸之。而病皆愈者。其

無直要之法哉蓋病名雖同而實有微甚之異耳所謂以小鍼開除而去病者正以癰間有氣頻息未至甚也所謂以石為鍼而瀉之者正以氣盛血聚故也唯其同名異等此所以同病異治也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 [illegible]

有病怒狂者。有病由。有診法。有治法也。人有病狂者。以其陽氣之逆也。陽氣者。足三陽經。即下陽明巨陽少陽之氣也。此人者。因猝暴之頃。有所挫折。而事有難決。志不得伸。故三陽之氣。厥逆上行。而善怒而狂。病名曰陽氣之厥逆。然所以知此疾者。必診之三陽經之動脉耳。足陽明經常動者。靈樞動輸篇言足陽明獨動不休。故凡衝陽即趺陽地倉大迎下關人迎氣衝之類。皆有動脉不止。而衝陽爲尤甚。彼足太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則不動者也。雖膀胱經有天窗委中崑崙。膽經有天容懸鍾聽會。而皆不及胃經之尤動也。今二經不動。而

至於動之甚速此其病之怒狂故諸陽之脉有如此耳

至於所以治之者亦惟奪其飲食飲以生鐵落焉可也蓋食化於太陰脾經而氣乃長於陽明胃經故胃本多氣多血而又加多食則陽愈盛而狂愈甚所以必減其食也生鐵落者屬金金能制木則肝氣可下而怒不至甚以其性之能下氣疾故可爲飲以服之也

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爲後飯（解懈同惰墮同爲去声）

此言酒風之證而有治之之方也風論曰飲酒中風則爲

為漏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故凡極飲者陽氣盛而腠理踈玄府開惟陽盛則熱盛傷疲故身熱懈惰也腠理開則風內入玄府開則氣外泄所以多汗如浴也風氣外薄腠理汗多肉虛熱熏於肺肺氣虛虛故惡風少氣也治之者用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煎服其藥後飯而服謂之後飯也王註以為先用藥者不知此說在表先服藥則入裏故後飯者藥在飯後也朮即蒼朮失觀本草主風寒濕痺表肌止汗藥麋銜一名無心草南人呼為吳風草主風濕痺歷節賊風益必主風痺益氣

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堅也。博者。大也。上經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决死生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恆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度俱音鐸王氏論要篇云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

此歷舉古經篇名。而釋其義也。首四句。似以鍼法為解。上經下經金匱揆度奇恆。俱古經篇名。今皆失之。上經者。必以衛氣為論。如生氣通天論之義。故曰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金匱者。疑是藏之金匱。如金

實其言論之類。然其義則以死生也。揆度以度病為義。奇病不必以四時而死，如奇病論、大奇論之類。恒病得以四時而死，如藏氣法時論合于四時而死之類。揆以切求其脉理，度以得其病處，遂以四時度之。此皆古經篇之義也。王氏置之弗釋，蓋不考諸義之為篇名。然謂之他篇之錯簡則是也。

奇病論篇第四十七 內論諸病皆異，故名篇。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為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脉絶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脉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

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

論瘖

此言重身而瘖者。當産後愈。不必強施以攻補之法也。重身者。謂婦人懷姙。則身中有身。謂之重身也。瘖瘂也。九月而瘖者。蓋言婦人之受孕者。一月肝經養胎。二月膽經養胎。三月心經養胎。四月小腸經養胎。五月脾經養胎。六月胃經養胎。七月肺經養胎。八月大腸經養胎。九月腎經養胎。十月膀胱經養胎。先陰經而後陽經。始於木而終於水。以五行之相生為次也。然以理推之。則

手足十二經之經脈。晝夜流行無間。無日無時。而不共養胎氣也。必無分經養胎之理。今曰九月而瘖。蓋時至九月。則妊胎已久。兒體日長。胞絡宮之絡脈。繫於腎經者。阻絕而不通。故間有為之瘖者。非人人然也。此乃阻絕之絕。非斷絕之謂。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亦阻絕之絕。是何也。腎經之脈下貫於腎。而上繫舌本。故脈道阻絕者。不能言也。按靈樞經脈篇云。腎足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此所以不必強為施治。當至十月分娩之後。而自能復言矣。刺法篇有云。刺法論七十二分已亡。按亦篇名同而其書異者歟。無損不足。無益有餘。以成瘤病。此雖泛論。然胎損則為瘤病。其義可推。必其十月之後。然後調理之耳。所謂

無損不足者。即如身體羸瘦。無用鑱石以鍼之之謂也。所謂無益有餘者。即如腹中有形。而又用鍼以治之。則反以泄之也。泄之則腎之精氣反出。而胎亦隨損。胎絕腹中。着而不下。是乃病獨擅中。故曰。疹之已成也。吾故曰無治也。當十月復。愚意古人用鍼故曰無治若今人用藥則當用藥治之但藥以補心腎爲氣耳按大奇論以胞精不足者善言爲死不言爲所此可以[illegible]九月而瘖非胞精六不足故十月而復後

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

此言息積之病。當兼導引服藥以治之也。蓋脇中無形

脇下脹滿氣甚喘逆頻歲未愈者乃氣息日積使然也故名曰息積此病有關於肝膽肺經無與於胃故不妨於食也但不可灸刺之蓋灸則火熱內爍刺則氣瀉經脈也必漸次積爲日用導引之功調和之藥二者並行斯病可愈若止用藥而不導引則藥不能以獨治也

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臍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也

髀音皮胻骭同齊臍同肓音荒著着同

此節大義與腹中論第四十以爲奇病故重出于此也

釋義具彼

帝曰人有尺脉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岐伯曰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數音朔

此言尺數筋急者不必據其腎之熱而當據其腹之寒也尺脉數甚則腎經存熱熱宜筋緩而今掌後尺中反見筋急者何也此所謂病在于筋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今尺脉雖數而筋則肝經主之於腎無與尺中筋急其人腹中當有筋急所謂尺裏以候腹中也腹中有寒故有急不可以其腎之熱而疑其筋之不宜急矣且其人白黑二色見於面部則白黑

愈久其痛爲尤甚也

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爲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

此言歲久頭痛者，以其寒入於腦，氣有所逆而然也。人有頭痛數歲不已者，其人曾犯於大寒，大寒至於骨髓，腦者爲髓之海，故髓以腦爲上，今大寒入髓而氣逆上行，故令頭痛，齒爲骨餘，亦兼齒痛也。此病氣逆而然，故亦名之曰厥逆耳。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

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爲去声癉[illegible]丁反數[illegible][illegible]

此言有脾癉之疾者當轉爲消渴而有治之之法也五氣者五藏之氣也肝主酸心主苦脾主甘肺主辛腎主鹹人有病口甘者乃脾氣之溢也名曰脾癉脾癉者脾氣之熱也正以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胃行其精氣津液今津液在脾脾熱則口甘耳此病必發之於肥美以此人必多食肥美也蓋肥者陽氣有餘令人內熱甘者

性緩不散。令人中滿。多食肥美。故其氣上溢。口爲之甘

口甘日久。則熱氣燥。此轉爲消渴之證。治之者。以蘭草除其陳鬱之氣。則辛能發散。病愈矣。按蘭草味辛氣平利水道辟不祥胃

中痰 瘅

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瘅。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咽音烟使去聲數音朔

此言有膽瘅之疾者。當有治之之法也。病有口苦。取足少陽膽經之陽陵泉以治之者。何也。此病乃膽氣之熱

也。靈蘭秘典論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夫謀慮在肝。決斷在膽。故肝爲中之將而取決於膽也。靈樞師傳篇云肝主爲將六節藏象論云十一藏皆取決於膽也肝脈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又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故咽爲之使也。此人者。數謀慮而不決。斷故膽氣以煩勞而致虛。膽氣上溢。口爲之苦。治之者不但在陽陵泉也。凡五藏之募穴在腹。今曰膽之募者。即肝之募也名曰期門甲乙經有巨闕穴在鳩尾下一寸其期門在巨闕旁四寸五分直乳二肋端不容旁一寸五分下又曰乳直下一寸半鍼四分灸五壯凡六府之俞穴在背。今曰膽之俞。即膽俞在十椎下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鍼三分灸五壯此所當治者也。大抵

治法其陰陽十二官相使中陰陽古經篇名陰陽別論有陰陽揆度以爲常之句十二官相使之義皆已亡失

帝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脉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岐伯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亦病氣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

此言表裏俱病者。而決其爲死也。病有癃者。謂膀胱不

利爲癃。一日雖數十溲，而小便不得出。此不足也。身熱如炭，熱如火也。頸膺如格，謂胸之旁爲膺。其頸與膺，如相格拒，而不得通暢也。左手寸口人迎之脈，三倍而躁，其息爲喘。此其氣甚逆，此有餘也。右手氣口太陰之脈，微細如髮，此不足也。病在何經？而亦名爲何病？伯言此病在太陰經之不足，觀氣口微細之脈可知也。其氣盛在於胃，觀人迎躁盛之脈可知也。六節藏象論、靈樞終始禁服等篇，皆以人迎三盛爲病在陽明，所以謂之其盛在胃也。至於喘息氣逆，則關在肺。然肺虛也，非盛也，特邪氣所淆，名曰厥，當至死不治。蓋人迎盛於氣口者爲

格以陽氣上逆而陰氣不得運于外也此正有合於是耳且曰身熱如炭曰頸膺如格曰人迎躁盛曰喘息曰氣逆此得五有餘也曰病癃一日數十溲曰太陰脈微細如髮此二不足也所謂得五有餘者病氣有餘也所謂得二不足者正氣不足也即五有餘而欲瀉之則其裏甚虛而不能以當夫瀉即二不足而欲補之則其表甚盛而不可以施夫補此其不表不裏正以必死而無疑也

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

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巔疾也令子

此言人之初生而有發頂巔之疾者乃胎中之有病也頂巔之病凡病在頂巔者皆是也非止頭痛而已帝問初生之子未犯邪氣遽有此疾必有其由伯言此病乃得之於胎中者以方其在腹之時其母偶有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於上故令子發爲巔疾者如此

帝曰有病龐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帝曰善按腎風名色又見評熱病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

此言腎風之證而至於心痿則死也腎屬水故腎虛則水積腎不宜感風風故風在則體浮遂形之爲外證者龐然而壅如有水狀其身又無痛處其形又不至瘦形之爲脉體者風熱則脉大風與水搏則脉緊形之爲內證者脹滿則薄脾而不能食雖食亦少水熱穴論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成其病則欲其能食也難矣此病乃生於腎名爲腎風腎風而不能食最善驚以水盛則心火衰故神衰而必多驚耳若驚後而心經痿弱無氣者則心本不受邪今者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末語見靈樞邪客篇

大奇論第四十八 內論諸病七異故以大奇名篇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即為腫。

此言肝腎肺經之滿者，其脈必實，其證必腫也。滿，脹滿也。腫，浮腫也。其皮部當為腫也。

肺之雍，喘而兩胠滿。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腎雍，脚下至小腹滿，脛有大小，髀䯒大跛，易偏枯。按甲乙注雍作癰今思細思之肺肝腎三經不宜生癰若有一經生癰則氣血煎顏周身為患各經證候不止如本節所云而已此雍斷宜作壅言氣之壅塞也惟三經之氣壅滿故其為病如是此節申上節未盡之證也雍即壅之義亦上節三滿字注在內之義流言此節三滿字又注外證信可

此承上文而言肺肝腎氣之雍者，又必各有其證也。人

之肺氣壅滯者。以肺藏氣而主息其脉支別者從肺[illegible]
横出腋下故既發喘而兩胠亦必滿也肝氣壅滯者肝
之脉從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肝鬲布脇肋。
故脹滿不得小便也且其所出多驚以肝病主驚駭耳。
金匱真言論曰肝病發驚駭
腎氣壅滯者腎脉循內踝之後別入跟
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
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胷中
故自脚下至上少腹必脹滿也其左右足脛有大小不
同共髀至骺大跛爲患當易至有偏枯之疾矣。大上[illegible]
三經之證曰腫而此則不止於腫而已故諸證不同又

而

如是也。

心脈滿大癇瘛筋攣肝脈小急癇瘛筋攣癇音閑瘛音異攣音巒

此言癇瘛筋攣之證心肝二經皆能成之而以其脈之異者驗之也。癇證似癲瘛證體緩筋攣者筋脈拘攣也。然心屬火火有餘則脈滿大其血乾涸故當發之爲癇瘛筋攣也肝屬木木感寒則脈小急其血寒急故亦當發之爲癇瘛筋攣也。夫疾一也心肝二經皆有之一以內熱一以外寒故脈證不同有如此。

肝脈騖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騖音木

此言肝脈太過者主於驚而不及者病易已也。金匱眞

論曰。肝之病發驚駭。故肝脈馳驟甚急。當有所驚駭也。若脈有未至或口不能言。正以其脈布脇肋循喉嚨。但氣滯未通。久之病當自已也。

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瘕。

此言心肝腎脈之小急沉者。皆爲瘕也。瘕者。假也。塊似有形。而隱見不常。故曰瘕。脈本急矣。而其急中甚小。又不鼓擊於手。則是沉也。必有積瘕在中。故脈不和緩空虛耳。今三部之脈如此。皆可以卽其本部而決其爲瘕也

腎肝并沉爲石水。并浮爲風水。并虛爲死。并小弦欲驚

此歷舉腎肝之脉相同者。其病亦無異也。腎脉貫脊中。絡膀胱。肝脉入陰內。貫小腹。二脉并沉者。腎主水。水在冬爲冰。水氣凝結。如石之沉。故名爲石水也。按陰陽別論有陰陽結邪。多陰少陽。名曰石水。少腹腫。邪氣藏府病形篇有腎脉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靈樞水脹論黃帝問石水。岐伯無荅。以有膚簡皆是積聚之類。石主有形。水則有水與聲也。腎肝脉并浮者。腎主水。肝主風。二部皆見浮脉。是當水冒風。發爲腫脹。名曰風水。按風水之說。見評熱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又平人氣象論曰。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及前論奇病論。亦有腎風之說。又腎爲五藏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今二脉俱虛。當爲死證也。又腎肝脉并弦。而其弦又小者。肝主弦。小爲腎肝俱虛。虛則多驚。故

謂之欲驚也

腎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爲疝

此言腎肝之脉大急沉者皆爲疝也上文言腎肝心之三部其脉小急沉者爲瘕矣此則言腎肝之二部其脉大急沉者皆爲疝也特以急沉之脉有大小之辨耳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爲也或結於少腹或結於睾丸或結於睾丸之上下兩旁是二脉經歷之所皆是也

心脉搏滑急爲心疝肺脉沉搏爲肺疝

此言心肺二部皆有疝即脉可以知之不特腎肝爲然也心脉搏擊於指而且滑且急是心經有疝也肺脉搏

擊於指而按之則沉是肺經有疝也積山以高大者曰山疝有漸積之義故名

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

此言急脉雖同而有膀胱與脾之分當有爲疝爲瘕之別也三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其脉來急正以膀胱受寒凝而爲瘕故其脉如此三陰者足太陰脾經也其脉亦急正以脾經受寒聚而爲疝故其脉如此夫上文言腎肝心肺俱有疝而此言脾亦有疝可見五藏皆有疝也王註分瘕爲血疝爲氣者未的當知二病爲氣血相兼也

二陰、為癎厥二陽急為驚。

此亦言夫脈雖同而有心經與胃之分。當有為癎為厥為驚之別也。二陰者，心也。其脈不急，可以心經受寒，寒與血搏，發而為癎為厥，故其脈如此。二陽者，胃也。其脈亦急，正以胃經受寒，寒來傷之，發而為驚，故其脈如此。陽明脈解篇謂胃聞木音則驚，以其畏木也。是胃亦有驚，不特肝心而已。

脾脈外鼓沉，為腸澼，久自已。肝脈小緩，為腸澼，易治。腎脈小搏沉，為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脈小沉濇，為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澼音僻　易去声

此言心肝脾腎皆爲腸澼而有死生之分者以脈與證驗之也腸澼者腸有所積而下之也然有下血者即今所謂血痢亦有下白沫者即今所謂夫積有下膿血者即今之所謂痢病在於腸均謂之腸澼也故通評虛實論曰腸澼之屬但其脈皆宜沉細其證皆宜體凉則火退而邪少也今脾脈之沉者必爲腸澼但沉而外鼓於骨外則邪氣未減當至久而自已也肝脈之緩者必爲腸澼但緩而小者則土未乘木終不能勝其病即愈故曰易治　腎脈之沉者必爲腸澼但沉而小有搏擊於指則腸澼之下血者也其血若溫其身若熱是水不能勝火也故曰死　心肝二

部分在腸澼澼必下血正以心生血肝納血故二部腸澼宜其必下血也然二藏同病則木火相生其病下流至診其脈本沉矣而小爲不足澼爲血傷其身未熱猶有可治若身已熱則時至七日乃火之成數也可以下死期矣。

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起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内經鬲膈通用）

此言胃心之脈有爲膈證與偏枯者其偏枯當有死生之分也胃脈沉矣而又鼓指帶濇從外而鼓擊於指者

甚大則鼓爲不和濇爲有傷大爲熱盛心脉小矣而按之日堅且急則小爲血虛堅爲不和急爲熱盛皆能成膈證與偏枯焉蓋膈者膈膜也前齊鳩尾後齊十一椎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故謂之膈今膈有病則飲食不下若有所膈而然則膈而謂之膈疾也靈樞上膈篇有言食飲入而還出者是也正以胃爲水穀之海心在膈上今胃有病脉而不能納穀心有病脉而不能生血此膈無所養而病成（此王氏於膈字無解要見此膈從所有來）至於偏枯者亦穀氣失養血脉不和所致耳且此偏枯也男子當發於左以左爲陽也女子當發於右以右爲陰也其聲

不瘖其舌可轉是病猶未甚一月而起男子已發於左而不發於右女子已發于右而不發乎左是之謂從從者順也雖至於瘖三年可起不至死也若年不滿二十者而得此疾不問其在左在右瘖與不瘖主三年而死蓋五藏始定血氣方剛而遽得此疾乃臟府血氣皆損之極也其欲生也難矣

脈至而搏血衂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爲常脈

此言有血衂二證者脈搏身熱爲死若懸鉤浮爲常脈則不至於搏之爲可慮也病有血證凡吐血下血皆是也病有衂證血出於鼻者是也血屬陰宜靜其脈虛

惡搏其身最惡熱今犯之故曰死若脈上下來也懸而鉤而浮則鉤為心脈浮為肺脈皆不至於搏擊指下而不和也此特血躁者之常脈非不必至於死也

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數音朔

此言病有暴厥暴驚者也脈與證皆三四日自已也脈來如喘喘者氣涌而不和脈體如之名曰暴厥暴厥者猝暴而厥逆故脈如此也惟其猝暴厥逆所以不知與人言也脈來如數者六至餘也數為熱熱則內動肝心上干猝暴驚駭夫暴厥者氣降則愈暴驚者熱退則安

下。四月間，當是巳亥二水木之生數作三也

脉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微見九十日死。予與同 數音朔

此言經氣不足者有脉象與死期也。經氣者，手足十二經脉之氣也。十二經經脉之氣，藏府血氣盡於是矣。今脉如浮波之合，數數而來，一息之間遂有十至以上之脉，是邪氣盛極，經氣衰極也。其死僅在九十日與九十日者，蓋肺主元氣，其成數在九；脾主五藏，其成數在十也。

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奪也，草乾而死。脉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木葉落而死。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

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illegible]

此言心肝腎氣之不足者。各有脉象死期。乃五藏中之三也。脉來如火薪之然。是邪氣熱極。心神被奪。火王於夏。猶有可支。至秋盡冬初。心氣全失。故曰草乾而死。脉來如葉之散。是肝氣太虛。不能收斂。至於金氣旺極。水氣不能復生。木氣渴涸。肝木亦死矣。　脉至如省客者。暫去暫來也。正以脉本閉塞。而復有鼓擊於指之時。是腎氣全衰。本源斷絕。鼓不常鼓。而閉塞自如也。棗華之候。木衰火王。水不安勝之。故曰懸去棗華而死也。懸去者。猶俗云虛度也。[illegible]

脉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莢落而死脉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禾熟而死

此言胃腑之氣不足者參有脈象死期乃六府中之二也脈來如似乎丸泥有平度而無抑平也是胃土之精氣不足至榆莢落而死矣榆落之候秋冬之交也脈長而堅如橫格之在指下是膽之精氣不足也至禾熟而死禾熟在秋冬之交木被金尅故也

脈至如弦縷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

此言胞氣不足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來如弓弦之

縷。猶俗之所謂弦線也。主堅急不和。奇病論云。胞脉者繫于腎。蓋婦人受胎之所。即胞絡宮。而腎之脉俠舌本。故胞氣不足。宜不能言。而反善言者。正虛邪盛也。時至下霜而死。以水衰不能生腎耳。若不能言。則病猶可治。夫自常人觀之。言者爲强。不言爲弱。然自胞氣不足而有病者觀之。則寧不言。無寧善言也。按膀胱爲胞之室。則膀胱之中有胞。男女皆同。但胞之病。未必若材節之甚。故愚以胞絡宮解之。

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交當作絞

此言脉如絞漆者。一月而死也。漆必有渣。古人亦必絞之。脉來如絞漆之狀。是乃左右旁至。有降而無升。有出

而無入。大小不勻。前盛後虛也。紋漆者。藏府俱虛。[illegible]

皆弱。當一月而死矣。微之為言

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韭英而死

此言太陽氣之不足者。有脉象證候死期也。涌泉者。有升而無降。有出而無入。勢甚汹湧。莫能遏禦也。浮鼓於肌肉之中。是足太陽膀胱之氣不足也。蓋太陽為三陽。三陽主於外。今精氣不足。故浮鼓肌中。而欲出於外。其勢終不能入於陰也。主少氣。正以脉涌則氣乏也。當至味韭英之時而死。正以非有英時。冬盡春初也。水已虧

極安能至於感春耶

脉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黒白壘發死(壘當作藟)

此言肌氣不足者有脉象證候死期也脉來如頹土之狀舉指大而虚耎按之全無是肌氣之不足也據其面部先見黒色是血枯色變也主白壘發時而死(詩云緜緜葛藟藟亦葛之類)

脉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

此言十二俞氣之不足者有脉象與死期也按靈樞憂

志無言篇有曰懸雍者音聲之關也蓋懸雍生於上腭之間脈至如懸雍則懸雍本浮也揣切之際其脈益大而全無沉意是十二經俞穴之氣皆不足也水凝爲氷乃寒極之時不能交於春而死矣

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菀熱寒熱獨并于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

此言五藏積熱而寒熱獨并于腎者有脈象證候死期也脈至如刀之偃偃刀者什而不起降而不升之象也故其脈舉指而浮之則小急重指而按之則堅大且急是乃五藏之積熱發而爲寒熱者獨并于下部之腎經

也。由此觀之。則偃刀之脉。當見于尺部者矣。且其爲證也。一下則而不能坐。惟腎衰不能生木。及至立春則死矣

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棗葉生而死。脉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此言大小腸氣之不足者。各有脉象證候死期。亦六府中之二也。脉至如丸之滑。其實有形。而圓活似于無形質。正指下相違不相值。是乃按之不可得也。正以大腸之不足耳。大腸之脉。輕虛以浮。當與肺同。今大腸精氣

不足傳道失職。脉如丸滑。全非輕虛以浮之體矣。當至棗葉生時而死。棗葉之時。則先棗華之候矣。脉至如華者。是似草木之華。虛弱而按之無本也。其證令人善恐。以心氣不足也。不欲坐臥。以心氣不寧也。恐行立之時常有聽物之意。以恐懼之心勝耳。是乃小腸之氣不足所致也。蓋心與小腸為表裏。小腸之病。與心同也。小腸屬火。火王猶可生。至季秋則衰極而死矣

脉解篇第四十九 按此篇論病大抵出於靈樞經脉篇諸經為病篇內曰所謂者正以古有是語而今述之也故名篇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

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脽痛也病偏虛爲跛者正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爲跛也所謂强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强上也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也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故爲瘖也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脽音誰跛音波瘖音陰俳音排

此言膀胱經之諸證其義應時合脉者也首言太陽者足太陽膀胱經也三三太陽者正月爲三陽故曰太陽也

腓發肉也。跛，足偏疾也[illegible]。曰不能言也。衆之
即通評虛實論之所謂[illegible]也。跛，足廢不能行
也。足太陽膀胱之病。經[illegible]膀胱病者。正以膀胱
在人為三陽。獨太陽行於表。[illegible]陰陽類論曰三陽為表。正月
在時為三陽，亦屬太陽。太陽為首。即太陽也。正月之時，
陽氣雖出於上，而寒氣正行。故陰氣尚盛，陽氣衝未得
其當時之位次也。是以膀胱之氣名盛而實虛。今膀胱
正氣受虛。此腰與腓所以為腫為痛也。正以其脈從腰
中，下挾脊，貫臀，入膕中，過髀樞。故發之為病者如此。
亦所謂偏虛為跛者，夫正月三陽用事，東風解凍，地氣

已出膀胱與正月相合。正以正月寒氣未減而膀胱之氣頗有不足故爲偏虛而在一足爲跛也。　有所謂強上引背者。正以膀胱之脉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又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其陽氣大上而爭與正月之陽氣上升者同故邪氣入之則爲強上引背也。　有所謂耳鳴者。正以正月之時萬物隨陽氣以盛上而若有跳躍之意。故膀胱之脉從巔至耳上角其氣正與正應今正氣不足邪氣有餘皆能爲耳鳴也。　有所謂甚則狂巔疾者。正以陽氣者。膀胱也。其脉自頭至足陰氣者腎氣也

其脉自足至胷正月以後陽氣盡出于上而陰氣在下。其下本虛而上則實膀胱之脉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故爲狂之病如生氣通天論所謂陰不勝其陽則爲狂者是也又爲頂巔之病如爲頭痛眩冒沉運者皆是也。有所謂浮爲聾者正以膀胱之脉至耳故也故脉浮則聾甚不止于鳴矣。有所謂入中爲瘖者正以膀胱之氣已衰而入于其中不能有助腎氣故腎之脉俠舌本者其氣不相通故爲瘖然此瘖病而又有爲俳病者正以內有所奪而腎精不藏則其氣厥逆而上下不通故在上爲瘖而

在下爲俳也。此非腎虛之故而何。且是厥者何以驗之

若少陰腎經之脉不至。是乃厥之驗耳。按此節何以膀胱釋之。蓋其經絡爲病與手太陽無涉。故當以膀胱釋之。以下諸經倣此。彼膀胱諸証。豈盡在正月哉。特論與時相應之義有如此耳。然虛實在人。隨時爲病。不必泥於正月也。彼善養者。有實無虛。則時亦不能使之病矣。讀者於此難解。與不以辭而害意。斷可見後義倣此。

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謂躍。按心脇痛不能轉側。是靈樞經脉篇本經是動則病之下

此言膽經諸證其義與所應也少陽者足少陽膽經也膽經之脉入缺盆以下胷中循脇裏以出氣街令同心脇痛者正以少陽邪氣之盛于盛膽之脉行于脇而心之脉出于腋為心之表故為心脇痛也且九月之時天之陽氣已盡而陰氣方盛令膽有相火心有君火火墓于戌則陽不敵陰故為心脇痛也

有所謂不可反側者正以九月陰氣方盛去于藏物物藏則不動令陰盛火衰故不可反側不但心脇之痛而已也

有所謂甚則躍者膽之脉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入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絶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附令九月萬物盡

衰草木畢落而墮則人身之氣去陽而入陰矣陽氣盛
于陰分而長於上體故盛則為跳躍耳

陽明所謂洒洒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
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是
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
故脛腫而股不收也所謂上喘而為水者陰氣下而復上
上則邪客於藏府間故為水也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
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所謂甚則
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
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

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於陽故使之棄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也此諸病見靈樞經脈篇本經足動則病之下

此言胃經諸證其義應時合脾者也胃經之病有所謂洒洒振寒者正以足陽明胃經者盛陽也在人爲陽明在時爲正午午者五月也然五月雖盛陽而一陰方生故謂五月爲盛陽之陰也陽氣盛而陰氣加之故胃經得病者有熱中有寒當洒洒振寒也有所謂脛腫而股不

收者。亦以五月爲盛陽之陰也。胃之脉。下髀關。抵伏兎。下入膝臏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又其支別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天之陽氣至五月漸下。而一陰初生。人之陽氣亦至五月而下。而一陰初生。陰氣上與陽氣相爭。故足爲陰。其病在足。所以胫腫而股不收也。有所謂上喘而爲水者。正以足太陰脉從足走腹。足陽明脉從頭走足。今陰氣微下。而太陰上行。則陰氣下而復上。上其所下之陰氣不收。而客於脾胃府間。所以化爲水腫之病也。水勝則上乘於肺而爲喘矣。胸所謂胸痛少氣者。亦以水氣在藏府也。水氣者陰

氣也。陰氣在中。邪氣閉塞，故作胷爲痛，在氣爲少逆必
氣所以喘也。所謂甚則厥氣上行，惡人與火，聞木音則
惕然而驚者。陽明脈解篇云：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皆盛，
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又云：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
惡人。又曰：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此曰
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者，蓋言陽氣者胃氣也，陰
氣者水氣也。水氣在藏府間，故相惡而驚也。所謂欲獨
閉戸牖而處者，亦以陰氣與陽氣相薄，胃之陽氣盡，而
腎與水氣盛，故陰欲靜，靜則安，所以欲獨閉戸牖而處
也。所謂病至則欲登高而歌，棄衣而走者，脾爲陰氣從

與陽爭而陰氣晝升於陽則陽氣盛而陰氣反其微熱
盛於身所以欲表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脈則在頭痛
在鼻為鼽在腹為腫者以陰氣上行而并於陽明之氣
是太陰為陽明并於上也則陽明之孫絡皆足太陰脾
經之氣故陽明之經絡及太陰之經絡共為前諸證也
太陰所謂病脹者太陰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
曰病脹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
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
故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一月陰氣下衰
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按諸病見靈樞經脈篇本

此言脾經諸證其義應時合胃者也脾經之病有所謂脹者正以足太陰脾經者屬陰也在人爲太陰在時爲子子者十一月也十一月萬物氣藏於中脾脈既以應之則脾脈入腹屬脾絡胃故病當爲脹也所謂上走心爲噫者正以脾脈之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故脾氣爲陰陰氣盛而上走于陽明則陽明絡屬心所以上走心而爲噫也宣明五氣論曰心爲噫又按靈樞口問篇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夫素問言心而靈樞言胃則此篇兼言陰氣走於胃胃

走於心見三經相須而爲噫也所謂食則嘔者以將物藏深固惟物之入胃脾者盛滿太過而爲之上溢故爲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時至十一月乃陰寒之候陰氣下衰而陽氣將出故脾氣應之所以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後者閒也氣者肛門失氣也

少陰所謂腰痛者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也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所謂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則目䀮䀮無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故目䀮䀮無所見也所

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未有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也。所謂惡聞食臭者。胃無氣。故惡聞食臭也。所謂面黑如地色者。秋氣內奪。故變於色也。所謂欬則有血者。陽脈傷也。陽氣未盛于上而脈滿。滿則欬。故血見於鼻也。色色衍文疑當在肓膜之下肓音荒按前諸說亦見靈樞經脈篇各經是動則病之下

此言腎肝脾肺諸證。其義應于純陰之候也。足少陰者。腎經也。腎脈上股內後廉貫脊。文腰者爲腎之府。故腎經所謂腰痛者。正以少陰者。初陰也。十月爲孟冬。是亦

少陰也。萬物陽氣皆以陰氣而傷。故腎亦應之。所以為腰痛也。有所謂嘔欬上氣喘者。正以其脈從腎上貫膈入肺中。今腎之陰氣不能上升。而膀胱之陽氣不能下降。大凡諸經陽氣皆主于浮。惟膀胱之氣上浮。而下無所依從。故其氣不降。所以為嘔。為欬。為上氣喘也。上二證者。自腎經而言之也。有所謂坐立難久。起則目䀮䀮然。色色無所見者。正以十月之時。萬物之內。皆有陰陽。陰盡陽生。尚未有主。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其陰陽內則攻奪。故人之目䀮䀮然。凡物之色色無所見也。有所謂少氣善怒者。時則六陰已生。陽氣未治

則少陽之氣尚未得升少陽與肝爲表裏所以肝氣當治而未治也故發之爲將怒其名又曰煎厥正以氣逆則怒也此二證者又自肝經而言之耳（生氣通天論亦有煎厥當參考之）有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在于萬物未盡去此時陰氣漸少陽氣已入陰陽相薄故有所擊而爲恐也此一證者又自腎經而言之耳宣明五氣論曰精氣并于腎則爲恐也有所謂惡聞食臭者正以陰氣內藏而胃陽不和所以胃無氣而惡聞食臭也此一證者自脾經而言之耳有所謂面黑如地色者正以秋氣盡而入于內陽氣出而不能大形於外所以變之爲

黑色。黑爲冬之色也。此一證者。亦自腎經而言之耳

有所謂欬則有血者。正以陽脈初生。脈當受傷。則陽氣未盛于上。而陰氣當潰於諸脈。故潰則欬。欬則見血於鼻也。此一證者。亦自肺經而言之耳

厥陰所謂㿉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㿉疝少腹腫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㿉癃疝膚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㿉癃疝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故嗌乾也。㿉音頹　嗌音益　乾音干　股前證見靈樞經脈篇本經是動則病之下

此言肝經諸證其義亦應時也蓋厥陰肝經之脉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今肝經有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者正以厥陰者屬木木爲春三月三月屬辰爲五陽然肝爲厥陰則是陽中之陰也陰伏陽中則邪亦在中故肝屬下部邪爲有積名曰㿗疝其少腹當爲腫也有所謂腰痛不可以俛仰者正以三月一振榮華萬物則萬物自然生成凡俛者不可以仰仰者不可以俛故肝應其時腰痛之病俛仰似難也有所謂㿗癃疝膚脹者正以厥陰亦盛脉脹不通故曰㿗曰癃曰疝等病皆陰病也從此成矣有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正以三月

爲正陽厥陰爲一陰陰陽相薄而在内爲熱中在上爲嗌乾也

刺要論篇第五十 刺要者刺鍼之要法故名篇自此以後有刺齊刺禁刺志三篇共義深其思遠學者宜深玩

黃帝問曰願聞刺要岐伯對曰病有浮沉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過之則内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淺深不得反爲大賊内動五藏後生大病此節與靈樞官鍼篇首節大義相同

此戒刺要不可不知如下五節者正刺要也刺要刺鍼之要法也人之病有浮沉浮則刺當淺故過於深者則

內傷沉則刺當深故不及而淺者則外壅皆邪所以反爲大害也若是者正以內動五藏後生大病耳下文並詳言之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

此承上文而言病各有在以見病有浮沉而刺之當有淺深也

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瘧泝泝然寒慄泝音素

此已下五節正陳鍼刺之要而此則言刺毫毛腠理者

無傷皮也蓋毫毛腠理在外皮在内皮傷則皮爲肺之合當内動肺肺動則肺主秋故當至秋病成温瘧泝泝然寒慄也

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内動脾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

此言刺皮者無傷肉也皮在外肉在内肉傷則肉爲脾之合當内動脾脾動則脾主四季之月各王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其於季當病腹脹煩而不嗜食也正以脾之脈從股内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其爲病如此

刺肉無傷脉。脉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此言刺肉者無傷脉也。蓋肉在外。脉在內。脉傷則脉爲心之合。當內動心。心動則心主夏。至夏當病心痛。正以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手厥陰心包絡之脉起于胷中。出屬心包絡。故其爲病如此。

刺脉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

此言刺脉者無傷筋也。蓋脉在外。筋在內。筋傷則筋爲肝之合。當內動肝。肝動則肝主春。至春當病熱。証而筋弛。弛者。緩也。正以熱則筋緩也。

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

此言刺筋者無傷骨也。蓋筋在外。骨在內。骨傷。則骨爲腎之合。當內動腎。腎動。則腎主冬。當病腹脹腰痛也。正以腎脉直行。從腎上貫肝鬲而腰又爲腎之府。故其爲病如此。

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䯒酸。體解㑊然不去矣。解音懈 㑊音亦

此言刺骨者無傷髓也。蓋骨在外。髓在內。髓傷則髓者骨之充。當骨空之內髓銷鑠。足䯒酸疼。大體解解然。㑊㑊然不能行動而去也。所謂强不强。弱不弱。寒不寒。熱不熱。懈㑊然不可以名狀者耳。靈樞海論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䯒酸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者是也。蓋

靈樞雖言腦而凡髓皆腦統之也

刺齊論篇第五十一 齊者後世皆同劑以爲劑者以藥爲劑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岐伯對曰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 分去聲

此言刺有淺深之分也前四句之法自內而之外者言之也欲治其內止及其外則內病治而外無傷矣後三句之法自外而之內者言之也欲治其外無傷其內則外病治而內無傷矣下文正詳言之

帝曰余未知其所謂願聞其解岐伯曰刺骨無傷筋者鍼

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無傷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無傷脉者。至脉而去。不及肉也。刺脉無傷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脉也。

此明言上文前四句之義也。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于骨。則骨病自治。筋無所傷矣。刺筋無傷肉者。鍼至肉而去。不及于筋。則筋病自治。肉無所傷矣。刺肉無傷脉者。鍼至脉而去。不及於肉。則肉病自治。脉無所傷矣。刺脉無傷皮者。鍼至皮而去。不及於脉。則脉病自治。皮無所傷矣。其治皆以不及爲主耳。

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也。刺肉

無傷筋者過肉中筋也刺筋無傷骨者過筋中骨也此之謂反也

此明言首節末三句之義也蓋刺皮止於皮則肉不傷刺肉止于肉則筋不傷刺筋止于筋則骨不傷若過之則爲逆矣其法以不可太過爲主耳

刺禁論第五十二（刺有禁刺之穴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禁數岐伯對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此將陳禁刺之數乃先以藏府之有定次者言之也夫刺藏府者皆有要害不可不察肝象木木主東方故肝生於左（後世以爲其藏在右其脈在左者非）肺象金金主西方故肺藏於右雖其形爲五藏之華蓋而其用則在於右也肝爲少陽陽主於生故曰生肺爲太陰陰主於藏故曰藏心爲陽居於鬲上故心部在表腎爲陰居於鬲下故腎治于裏心爲五藏部主故稱曰部腎間動氣內治故稱曰治脾所以運化水穀以灌五藏故脾爲之使胃所以納受水穀無物不受故胃爲之市且鬲者鬲膜也心下鬲上爲肓心爲陽父也肺爲陰母也肺主於氣心主于血主

寄於身。故鬲肓之上，中有父母者，正此心肺也。心在五椎之下。故背之中行有神道，開一寸五分為心俞，又開一寸五分為神堂。（背上於心藏神之處）然心之下有心包絡，其形有黃脂裹心者，屬手厥陰經。自五椎之下而推之，則包絡當垂至第七節而止。故曰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蓋心為君主，為大心，而包絡為臣，為小心也。靈樞邪客篇謂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而少陰之脈，出入屈折，皆如心主之脈行也。則小心之義，曉然矣。（楊上善以脊爲下七之旁至自下[illegible]然以二七爲七節以背爲心未安或者以七節之次爲兩乃以兩爲小心又或者以脊有二十一節自長強而逆數之則腎爲七節俱未妥）夫藏府在人之位次隆重如此。故

刺之者。順其所而不傷則有福。逆其所而傷之則有咎。

所謂要害之當察者以此。

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為嚏。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為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為吞。

此言誤刺五藏者。有死期與死證也。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故刺之中心者。即日死。其動為噫。噫見則死矣。（宣明五氣論曰心為噫肝為語腎為嚏肺為欬脾為吞是也）刺之中肝者。五日死。其動為語。語見則死矣。（五日疑作三日乃木生數也）刺之中腎者。六日死。以六乃水之成數也。其動為嚏。嚏見則死矣。刺中肺者。

三日死其三數爲五也註釋診要經絡論以爲金生數

四耳畢當至五日而死者是也其動爲欬欬見則死矣

刺中脾者十日死以十爲土之成數也其動爲呑呑見則死矣按診要經絡論曰中心者環死即此一日之謂也中脾者五日死即土成數之半也中腎者七日死以生成之數推求也

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爲嘔按膽爲六府之一獨別于五藏故此另爲一節

此言刺中膽者一日半死以其爲生數之半也其動爲嘔嘔見則死矣嘔出于胃而膽證見之以木爲土尅也

刺跗上中大脉血出不止死

此言中跗上而誤中大脉者爲死也跗上者足面也刺

趺上者。刺衝陽脉也。衝陽穴爲胃經之原。傷寒論以爲趺陽之脉若刺此穴者。誤中大脉。以致血出不止。則胃爲五藏六府之大海。其氣漸衰。必至于死也。前篇言刺肉者無傷脉。則自此以下。凡中脉之義。皆相同矣。

刺面中溜脉。不幸爲盲。溜流同

此言刺面部。而誤中溜脉者。爲盲也。按靈樞本輸篇云溜于魚際。則溜與流同。所謂溜脉者。凡脉與目流通者皆是也。又按靈樞大惑論云。五藏六府之精。皆上注于目而爲之精。又按靈樞論疾診尺篇云。赤脉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此皆溜

脉之義也。不知其脉與目通，而刺面部者，誤中流脉，則不幸而目當爲盲也。王註以流脉爲手太陽任脉之交會。手太陽脉自顴而斜行至目內眥，任脉自鼻鼽兩旁上行至瞳子下，故刺面中流脉者不幸爲盲。愚則以爲溜脉不止小腸任脉所經，故與王註異。

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

此言刺頭而誤中腦戶者爲立死也。腦戶者，督脉經穴名也，一名合顱，在枕骨上強間後一寸半。在枕骨上，通於腦中，然腦爲髓海，真氣之所聚，鍼入腦則真氣泄，故至死。

刺舌下，中脉太過，血出不止爲瘖。

此言刺舌下而失之太過者爲瘖也。舌下者，廉泉穴也。

屬任脈經。任脈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喉嚨，屬陰脈之海。今刺廉泉而中其脈，氣至于太過，則必血出不止，而爲瘖矣。蓋人之音聲，必發于會厭，以會厭爲音聲之戶。靈樞憂恚無言篇云：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厭乃發。今中脈太過，則廉泉與天突相通，天突與會厭相通，宜其爲瘖疾也。上註以爲脾脈者無義，蓋以靈樞經脈篇謂脾脈連舌本散舌下爲脾脈，並不考廉泉之名又在舌本舌[illegible][illegible]舌下也。

刺足下布絡中脈，血不出爲腫。

此言刺足下布絡而誤中其脈者，當爲腫也。布絡者，凡足之六經皆有絡脈也。誤中其脈而血又不出，則必邪

不得散而為腫矣王註此句為衍省之中者蓋之甚也

刺郄中大脈令人仆脫色郄中之下有一中字矣誤

郄中委中也足太陽膀胱之脈從於目內眥下行於足故誤中郄中之大脈則令人仆倒而面色如脫去也

刺氣衝中脈血不出為腫鼠僕僕作鼷

此言刺氣街而誤中其脈者當為腫也氣街者一名氣衝係足陽明胃經穴在臍下橫骨端鼠鼷上一寸刺氣衝者誤中其脈而血又不出則血氣并聚於中故內結為腫在鼠鼷之中也

刺脊間中髓為傴

此言刺脊中而誤中其脊髓者，為傴也。脊間者，督脈經脊中穴（一名神宗，一名脊俞，在十一椎下，針五分，得氣即瀉，禁灸，灸之令人腰傴僂）。傴謂傴僂，身蹉屈也。一說凡二刺脊間而中其髓，則精氣泄，皆成傴僂，不止脊中一穴而已。

刺乳上，中乳房，為腫根蝕。

此言刺乳上而誤中乳房者，為腫，其根當自蝕也。乳上之穴名曰乳中，其內為乳房，其下為乳根穴，皆屬足陽明胃經。刺其乳上，內中乳房，則病當為腫，其下為乳根者，當有膿自蝕，化為膿水而久不愈也。

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

此言刺缺盆而誤中內陷者當爲喘欬逆氣也五藏者肺爲之蓋缺盆爲之道肺藏氣而主息又在氣爲欬刺缺盆中內陷以缺盆在橫骨陷中也則肺氣外泄故令人喘欬而氣逆耳

刺手魚腹內陷爲腫

此言刺手魚腹而內陷者當爲腫也魚腹者魚際之腹也刺之太深而內陷則當爲腫之疾也

無刺大醉令人氣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無刺大勞人無刺新飽人無刺大飢人無刺大渴人無刺大驚人按靈樞終始篇云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illegible]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illegible]

飽已饑勿刺已刺勿饑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怒必定其氣乃刺之按此更作

此歷舉不可輕刺之人無非刺禁之大義也夫醉者脉數過度刺之則脉氣愈亂大怒者氣逆刺之則令人氣愈逆大勞者氣乏刺之則氣愈耗新飽者氣滿刺之則氣不行大饑者氣虛刺之則氣愈散大渴者血乾刺之則血愈涸大驚者氣亂刺之則氣愈越也

刺陰股中大脉血出不止死

此言刺陰股而誤中大脉者爲死也陰股之中脾之脉也脾主中央土孤藏以灌四旁今血出不止脾氣將竭故死

刺客主人。內陷中脉。爲內漏爲聾。

此言刺客主人。而內陷中脉者。爲內漏。爲耳聾也。客主人者。一名上關。足少陽膽經之穴在耳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脉之會。內陷者刺太深也。刺太深以中其脉。則交脉破决。故爲耳內之漏。及氣不營而爲聾也。

刺膝髕出液爲跛。跛音波

此言刺膝髕而出液者。當爲跛也。犢鼻在膝髕之下。則犢鼻兩旁之上爲膝髕也。刺之者出液則液出筋乾。當爲跛也。

刺臂太陰脉。出血多。立死。

此言刺肺脉而出血過多者。當立死也。臂太陰。即手太陰肺經之脉。按靈樞寒熱病篇亦有臂太陰以其脉行於臂。故既可曰手。又可曰臂也。肺主行營衛陰陽。治節由之。今血出多。則營衛絕。故立死也。

刺足少陰脉。重虛出血。為舌難以言。重平声

此言刺腎經所使之重虛出血者。當為瘖也。足少陰腎經之脉。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故腎既虛而刺之出血。則為重虛。其舌必難以言也。

刺膺中陷。中肺。為喘逆仰息。首中字平声 次中字去声

此言刺膺中。而誤中其肺者。當爲喘逆仰息也。刺膺中之穴。如足陽明胃經氣戶庫房屋翳膺窗。足少陰腎經俞府彧中之類。乃誤中肺經雲門中府。則肺氣上泄。故爲病喘急而逆。仰首而息也。

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中平声

此言刺曲澤而誤中陷脉者。爲不屈伸也。肘中。正尺澤穴。係手太陰肺經。刺之而內陷。結氣歸之。則手不能屈伸也。

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

此言刺肝穴而誤使內陷者。當遺溺也。按王註以股下三寸爲肝經之

絡。按足之三陰行於股內。今曰陰股下三[illegible]穴。蓋自上推之。膀上旁五分。有肓俞穴。肓俞下[illegible]骨。穴曰橫骨者。陰上橫骨中也。又至下陰谷[illegible]膝下內輔骨後。其股下三寸。並無穴名。何[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絡也。今按肝經有陰包穴。治遺溺。在膝上[illegible]當股下三寸之處。又按脾經有箕門穴。治[illegible]在魚腹上越筋間陰股內動脈應[illegible]則當在肝脾兩經。然又以肝經為長也。刺之而內陷其脈。則溺不止。[illegible]

刺腋下脅間內陷。令人欬。同按腋

此言刺肺脈而誤使內陷者。當為欬也。腋下。當為天府穴。在腋下三寸。肺脈也。肺脈從肺系橫出腋下。今刺之而內陷其脈。則當為欬也。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

此言刺少腹而誤中膀胱。則溺出而少腹滿也。胞氣外

泄膀胱處脹故溺出而少腹滿也

刺腨腸內陷為腫

此言刺腨腸而誤使內陷者當為腫也腨腸者足肚腹中承筋穴俗云腳肚係足太陽膀胱經內陷則氣泄故為腫按銅人明堂俱禁鍼

刺匡上陷骨中脉為漏為盲匡眶同中去声

此言刺目眶而誤中其脉者當為漏為盲也匡目眶也俗云眼眶陷骨謂眶骨也脉乃目之系也誤中之則眼系絕故為漏與盲也漏者淚下不止也

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中平声

此言刺關節中而使之液出者當不能屈伸也凡刺手足關節之所即臂肘股膝之交也使之液出則筋膜衝乾故不分手足皆不得屈伸耳

刺志論篇第五十三

志者記也篇內言虛實之要及瀉實補虛之法當記之不忘故名篇

黃帝問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脉實血實脉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此言虛實之要凡氣與形穀與氣脉與血相稱者爲常而相反者爲病也氣者人身之氣也如營氣衛氣是也形者人

之形體也。此節岐伯以身字代形字。氣實則形實，氣虛則形虛。此其相稱者為常。而相反則為病矣。然此氣之虛實必于脈而驗之。但不可即謂氣即脈也。觀下文有血脈對舉者可知。王註引陰陽應象大論之形歸氣以駁其虛實之同甚有見。至以氣為脈氣則非是。穀盛穀虛者，用穀有多少，而穀氣斯有盛虛也。故穀多則氣盛，穀虛則氣虛。此其相稱者為常。而相反則為病矣。此曰氣者，即上文之所謂氣也。靈樞營衛生會篇云，人受氣於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其脈要精微論謂脈者血之府，言血之多少，必聚於經脈之中也。故脈實則血實，脈虛則血虛，此其相稱者為常。而相反則為病矣。

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盛身寒此謂反也氣虛身熱此謂反也穀入多而氣少此謂反也穀不入而氣多此謂反也脈盛血少此謂反也脈少血多此謂反也氣盛身寒入字愚僣入之舊本此脫簡也脈少之小當作小

此承上文而言相反為病者之有三也氣盛者身宜溫而今反寒氣虛者身宜涼而今反熱穀多者氣宜多而今反少穀少者氣宜少而今反多脈盛者血宜多而今反少脈小者血宜少而今反多此皆謂之相反也

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

與肺也脉小血多者飲中熱也脉大血少者脉有風氣水漿不入此之謂也。

此承上文而究其所以為相反者由於邪氣之所致也氣本盛矣而身反寒蓋得之傷寒故也惟寒傷形故傷寒則身寒也此傷寒者初時所感之寒至于日久則寒亦為熱矣故熱論曰凡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熱論曰人之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身熱也。氣本虛矣而身反熱蓋得之傷暑故也惟熱傷氣故傷暑則身熱也穀入多者而氣則反少以其有所脫血血去過多則氣少也又濕居下部濕勝則筋脉壅滯而氣亦衰也穀入少者而氣則反多以其邪在於胃胃本多氣多血而邪氣雜

塞斯氣益多也又邪在於肺而肺氣喘滿斯氣益多也此所謂邪凡風寒暑濕燥火皆是也脉體本小而血則反多以其當熱飲之時而爲熱中故血以滑溢而爲多也脉體本大而血則反少以其外感于風氣而脉之所以爲大水漿不入而血之所以爲少此皆反者爲病之謂也然細味之則氣盛身寒者盛爲偽實而寒爲真虛氣虛身熱者虛爲真虛而熱爲偽實穀多氣少者多爲偽實而少爲真虛穀少氣多者少爲真虛而多爲偽實脉小血多者小爲真虛而多爲偽實脉大血少者大爲偽實而少爲真虛也所以爲有虛實之要者如此

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入實者左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

此言偽實補虛之有法也夫所謂實者邪氣之入而實也非真實也所謂虛者正氣之出而虛也乃真虛也邪實者其體必熱氣虛者其體必寒寒熱之間虛實括矣雖有氣盛身寒其寒爲邪然終不能不成熱也大凡用鍼之法右手持鍼左手掐穴衣其入鍼瀉實之時則左手掐穴開鍼空以瀉之及其去鍼補虛之時則左手閉穴閉鍼空以補之先治偽實而後補真虛此要法也然則今之用藥者亦惟偽實補虛如鍼法耳孰謂理之不可類推哉

鍼解篇第五十四 按靈樞有九鍼十二原篇而小鍼解篇正所以解九鍼十二原篇之鍼法此篇與小鍼解篇大同小異故亦謂之鍼解篇愚故以小鍼解篇之詞參入而釋之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為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為其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名各

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瀉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營言營靈樞作究當也爲其各有所爲法去声今平声

此詳解鍼法之義也。鍼經有所謂刺虛則實之者，言氣口虛而當補之也。補之者，即下文刺虛須其實，候其陽氣隆至，鍼下既熱，乃去鍼也。蓋氣實乃熱也。此補法也。

滿而泄之者言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寫之者即下文刺實須其虛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已寒乃去鍼也蓋氣虛乃寒也寒者涼也菀陳則除之者正以菀者積也陳者久也除者去也言絡脉之中血積而久者去其血脉以出惡血也邪盛則虛之者言諸經邪氣之勝者皆寫其邪出鍼之時勿按其穴令邪氣之發泄也此上皆寫法也　徐而疾則實者言得經氣已久乃徐出之然鍼既出穴則速按之故乆之正氣可不泄而實矣此補法

鍼按小鍼解曰徐而疾則實者言徐納而疾出也則以入鍼爲徐而不以出鍼爲徐與此解不同疾

而徐則虛者言鍼既入穴已至於經脉即疾出之然鍼

既出穴則徐拔之而人之邪氣可泄之而虛矣此瀉法也。(小鍼解曰疾而徐則虛者言疾納而徐出也亦與此不同)言實與虛者鍼下寒而氣少者為虛邪氣已去也鍼下熱而氣多者為實正氣已復也若無若有者其寒溫多少至疾而速正恍惚於有無之間。真不可易知也(小鍼解曰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者言知病之虛實先後然後施以補瀉之法也(此下當有若亡若存之解小鍼解曰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瀉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為虛與實者言醫工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勿失補瀉之法也若得若失者言醫工自離其法誤施補瀉若有所得其實若有所失也(小鍼解曰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佖然)

若有得也。寫則況然若有失也。義與此亦異。虛實之要，九鍼最妙，為其各有所宜也。鑱在頭身宜鑱鍼，肉分氣滿宜圓鍼，脈氣虛少宜鍉鍼，寫熱出血發泄固病宜鋒鍼，破癰出膿血宜鈹鍼，調陰陽去暴痺宜圓利鍼，治經絡中痛痺宜毫鍼，痺深居骨解腰脊節腠之間宜長鍼，虛風舍於骨解皮膚之間宜大鍼。補寫之時者，言各經脈氣之行，自手太陰以至厥陰者，晝夜共行五十度，其鍼入之後，若鍼下氣來謂之開，可以迎而寫之；氣過謂之闔，可以隨而補之。鍼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形各不同形者，即其鍼之異，則當補其何鍼為補，何鍼為寫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候其陰氣隆至，鍼下寒，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候其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

慎守勿失者言得各經之氣已至則當謹慎守之勿變更以用他法也　深淺在志者言病深則鍼深病淺則鍼淺分病之內外也　近遠如一者言或深或淺雖有近遠不同然其所候者唯以氣至爲期其候則相等無二也　如臨深淵者言候氣已畢補寫之法不敢輕忽也　手如握虎者言持鍼堅定欲其壯也　神無營於衆物者醫工之神也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之以惑亂已之神也　義無邪下者言正指直鍼欲端以正而無偏斜也　必正其神者病人之神也欲瞻病人之目制其神氣使之專一令病人之氣易行也

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附之者，舉膝分易見也。巨虛者，蹻足䯒獨陷者。下廉者，陷下者也。附之之字當作上。分去聲。易去聲。

此言取穴之法也。所謂三里，即足陽明胃經之穴，膝下三寸也。所謂附上者，即足陽明胃經衝陽穴，舉膝下三里而重按之，則衝陽動脈止矣。故曰舉其膝分則易見矣。巨虛者，有巨虛上廉，又名上巨虛，在三里下三寸。有巨虛下廉，又名下巨虛，在上廉下三寸。蹻足䯒獨陷者取之。蹻者，舉也。蓋大骨之次，有陷者，舉足可以取此二穴也。故曰下廉者，陷下者也。言下廉則上廉可准矣。

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

後世以爲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脉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脉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人心意應八風人氣應天人髮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脉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此節當與靈樞九鍼論第一節參看

此詳人與天地相參無非因九鍼之義而擴推之也夫

天為一。為陽。為奇也。地為二。為陰。為偶也。人為三。參天地而為三也。特有四音。有五律。有六呂。有七風。有八野。有九。故象之而有九鍼者此也。不惟是也。人之皮應天。天覆萬物。而皮為身之庇也。人之肉應地。地以厚德載物。而肉則柔厚安靜者象之也。人之脉應人。人有盛衰變易。而脉則虛實不常者象之也。人之筋應時。時候各有所司。而筋則各有所分束者象之也。人之陰陽合氣應六律。律有損益相生。而氣則陰陽象之也。人有出入之氣應風。風有往來。而氣則象之也。人有九竅者。陽竅七在面部。陰竅二。前陰後陰也。在下部。其九竅為統而

三百六十五絡。爲之相攝者應時。蓋皆分爲九而野之中。萬物紛雜。其象相類也。故用九鍼以刺之者。亦所以合此九數耳。其一鍼皮。其二鍼肉。其三鍼脈。其四鍼筋其五鍼骨。其六鍼之以調陰陽。其七鍼之以益精。其八鍼之以除風。其九鍼之以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之邪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不惟是也。人之心意應八風八風不常。而心意之變化如之。人氣應天。天道不息。而人之氣如之。人髮齒耳目共爲六。則應六律。人五聲則應五音。人之陰陽十二經及脈血應地。蓋地承載萬物而人身無乎不備。與之同象也。人肝目亦應之九。蓋木

生於三三而三之則爲九九矣

九竅三百六十五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俞應之以候閉節三人變一分人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五分以候緩急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分四時人寒溫燥濕四時一應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按此一節二十三字蓋錯簡殘文莫可强解姑缺之以俟知者云

黃帝內經素問註證發微卷之六終